

刊頭語

大寮是我的故鄉。還記得，小時候常在農田旁的水圳戲水，水深及胸，頗為刺激、危險，因此，常被長輩責罵而印象深刻。有次問父親，水圳的水從哪裡來？他說，從九曲堂來，是曹公修的。曹公是誰？他說他不知道，卻說鳳山市區有曹公祠、曹公路，所以曹公應該是位很重要的人物吧！他還說，大寮的水圳也叫曹公圳。讀了林威權在歷史現場的〈大寮圳的興築和輪番灌溉的二三事〉才知道，小時候游玩的水圳是日治時期所興建的大寮圳，非曹公圳。妙的是，大寮圳水源取自曹公圳頭，父親的說法雖不中、亦不遠，或許可說，父執輩的「曹公」意象擴大了偉人的事蹟認知，從而模糊了歷史的精確性。事實上，過去有關曹公圳、曹謹的歷史研究，「曹公」意象依然是難以突破的盲點。或許這是因為，曹公圳是清代官修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，復以曹公祠神聖化曹謹，兩相結合而擴大個人作為與歷史事蹟的連結，從而忽略興建龐大水利工程背後的社會現象。林孟欣〈清領時期鳳山地區水利社會的形成與發展〉跳脫既有關於曹謹、曹公圳研究的藩籬，從歷史階段的地理與社會條件著手，重新檢視興建曹公圳的社會因素，進而討論水圳運作所體現的本質及其對社會的影響，令人耳目一新。這是本期的專題。

論述共計三篇。李瑞源〈《新港文書》練習曲——以21件新港社雙語契字為例〉以村上直次郎《新港文書》21件新港社雙語契字為研究素材，探討新港社內部文化變遷和外部互動關係。李禮仁〈日治時期高雄州社會事業「方面委員」制度的實施軌跡〉指出，日治時期，政府以「方面委員」制度展開對社會弱勢的關懷政策，整體而言，不僅「救貧」、也「防貧」，功能上兼具社會「調查」與「教化」。廖德宗〈清代鳳山縣舊城內寺廟、官署與街道空間之考證〉，運用日治的地籍圖和土地登記資料，結合相關文獻，交叉考證土地屬性及其可能的相關建物，試圖釐清清代鳳山縣舊城城內空間格局與重要建築之位置。

歷史現場有三篇。林威權〈大寮圳的興築和輪番灌溉的二三事〉報導大寮圳。許聖迪〈老照片看地景——日本時代高雄州立高雄高等女學校的校園景觀〉，以老照片爲主要素材，敘說雄女校園景觀的古今變遷。黃鎮〈探訪高雄市萬山岩雕神祕的遺址群〉則報導國定遺址萬山岩雕發現的過程及其價值。

文獻編譯也有三篇。林瑛琪譯作〈高雄州下長壽者的狀態〉，原著刊載於《臺灣時報》大正11年（1922）11月號，全文除了討論長壽的現象外，也透過數據呈現大正時期的高雄州長壽者的狀態。林身振、林炳炎〈高雄中學首任臺籍校長林景元事蹟紀略（一）〉彙整各類資料，敘述高雄中學首任臺籍校長林景元的事蹟，文長，分三期刊登，本期主要介紹林景元的出生與求學歷程。張大邦〈不滅的烙印——張大邦的二二八、白色恐怖記憶（下）〉是本文最終篇，主要敘述自己的信仰與理念，以及撰寫個人回憶錄的心理路程。

主編 **李文環**

2012年12月